

第一章 政治热情在现代的展开

—— 政治的时代

我们来考察一下某种所谓的“政治的”热情吧！这热情也就是使人和其他的人们对立的情感，其主要形式是民族的热情、阶级的热情和国家的热情。即使是信仰人类是经常地、不断地进步的、热爱和平的人们总是占据了多数，而且相信世界必然是日益向着人类的和平与爱的方向进步的的人们，上述的那些热情也从一个世纪前开始与日俱增。我们必须看到另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即达到了以往的历史上未曾见到过的那种狂热的程度。这种热情已经蔓延到以前被人们认为与此没有关系的群体中去了。如果我们回顾 16 世纪或者 18 世纪末法国的内乱的历史，会发现当时为此而动心的人真是少得可怜。虽然到 19 世纪为止的欧洲各国之间，充满了战争，但是大多数的欧洲的国民对于战争，除了关心自己会遭受何种物质损害的问题之外，对战争的本身什么都漠不关心。可是到了今天，人们对民族、阶级、国家这三种范畴中的一种或几种充满了热情，可以说，在许多情况下，对这三者完全不关心的或者持冷漠态度的人，整个欧洲几乎一个也找不到。我们也能够看到新世界有着同样的进步，在远东，虽然没有这么大规模的运动，但是，可以看到无数的人中间，使得他人屈服的意志的表现出来的对社会的憎恨、政党制度、国民精神等在逐渐觉醒。那里人们的政治的热情在今天也达到了未曾有过的炽热的程度。

这政治的热情还获得了凝聚力。抱有同样政治的憎恨的情感信

仰者们，在一个世纪之前，相互之间还抱有不快的敌意，说起来，那还是分散在各个领域中的互相憎恨。可是，在今天，人类之间的交流却进一步增进了集团精神，也正因为这个缘故，形成了明显的更加紧密的感情集团，各个成员都派生出无数的与他人的关系。这一情形，在工人阶级中间最为显著，即使在 19 世纪中期，能够看到还只是持有对于敌对阶级发泄性的憎恨而进行着分散的斗争运动（比如只是在一个城市或一个行业进行罢工）今天，在欧洲的每个角落都有相互憎恨、抱着很高的敌对情绪的团体。这样的凝聚力——所谓的集团意志是作为现代世界极根本的特征之一不断地被强化，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原先凝聚力最弱的领域（比如思想领域）中，它也逐渐形成了“同盟”、“团体”、“斗争组织”等的社会群体。个人的热情有被说成是感觉到许多人和自己有着相似的热情、越来越为人们大书特书那种必要吗？个人给自己归属的集团赋予神秘的人格，对集团奉献上宗教般的崇拜，可是这实际上只是把他们自身的热情神格化，他们自己在这中间也获得了、增强了不少的力量。

假如把这种凝聚力称做表面的东西的话，那么，原来的凝聚力依然包含在里面。同样的政治热情的支持者们组成一个更加紧密的感情集团，正是这个基础上形成一个更加同质的感情集团。但是，在这集团里个人的感觉被舍弃，全体成员的热情逐渐蜕变成了单纯的清一色了。读了下面的事例，大概谁也不会惊奇吧！比如，在法国，今天无论谁发起组织由民主主义体制的敌人组成的那种集团，（不是指这集团的领袖人物）人们会表现出几乎没有变化的相似的热情。而且，这样的仇恨的团体却无论怎样都不会为个人的独自的憎恨得到情感所削弱（这事情本身是否可以称做“民主主义的平均化”的产物呢？）今天成为反犹太主义、反教权主义、社会主义的热情各自都比 100 年前要显示出更加多的单一性。那些具有各种各样的信仰的信徒，与当年相比，无论怎么说大家都很相同，更加趋

于同一性。政治热情的高涨乃至上升到了作为情热的本身的体现出来的规律的那种实践了。还有，连感觉都要维护命令的权威了，由此出发，我们就能够明白，这样的热情可以获得何种程度的力量。

政治的热情的高低是伴随着它的等质性的增加，其具体性也相应地增加。例如，社会主义在一个世纪之前，其大多数的信奉者即使有很强热情，但是那也是处于一种茫茫然的状态的热情。但是，在今天他们的意志都瞄准了对象，规定了应该打击的敌人（垄断的托拉斯企业），规定了为了取得成功的应该实施的运动。而且，同样的进展在民主主义的一侧无论如何也能够观察到，这也是众所周知性的事实。不用说大家也知道憎恨也更加具体化了，怎么也变得更加强烈了。

我们知道，政治的热情还有一个发展过程，也就是到了现代，在历史的过程中，这样的热情断断续续地产生，经历过飞跃或停滞、激增或衰弱的各种阶段。我们知道，即使民族的、阶级的热情，也有叫人可怕的量的爆发，但是那以后又有过长时间的静止期，至少是有过持续的休眠时期。在国家之间战争可以长年持续，但是憎恨即使存在，也难以无休止地存续下去。如果我们知道，今天政治的憎恨是一天也不休息的，这只要每天早上稍微读一下什么地方新闻就很清楚了。这样的憎恨充其量不过能保持一瞬间的沉默，即使那样，也只是为了让国民突然爆发出他们全部力量的一种憎恨。在“神圣同盟”时代，沉默的那一时间，决不是因为受到了爱的支配，而是宣告这是制止部分憎恨的、那种整体憎恨的时钟。政治的热情在今天的感情世界中获得了极其稀少的某一属性——连续性。

让我们来考察这种运动！在这种情形下，部分的憎恨，与其他场合相比，为一般的憎恨作了让步，后者从所谓的整体性的感情中，引出、得到了自我崇拜、即一种完全新的力量。可怕这运动也

是 19 世纪的一种本质的特色之一，而这一特色没有受到人们充分注意吧！这一世纪中，不仅在德国和意大利，小国之间常年累月积起来的憎恨由于大国的热情而消解了，而且，即使在法国国内，宫廷贵族和地方贵族之间的相互憎恨也消失了，原先的憎恨作为他们共同的东西聚集到了对非贵族阶层的身上去了。武士贵族和宗教贵族的憎恨也在这种憎恨高涨之中达到了融合。上层的神职人员和下层的僧侣相互间的憎恨在对世俗化的共同的憎恨之中消解了，神职人员和贵族之间的相互憎恨也在对付第三等级的憎恨之中烟消云散了，而且，今天第三阶级内部相互之间的憎恨也融合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憎恨。政治的热情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心灵之中，浓缩成极其单纯的少数的憎恨，这也是现代的一个收获。

政治热情还有一个很大的进步，我想，这个进步我们在这种热情与以个人为舞台显示出的其他热情的相关中可以看到。从前法国的市民中间，政治热情远远超出我们通常考虑的那样占有很大的位置，即使如此，与金钱欲、享乐欲望、家族之间的爱、虚荣心相比，还是微不足道的。与往昔相比，现代的市民可以说是政治的热情进入他们的心中的时候，其他的热情也同步闯进来。例如，在古诗、中世纪的戏剧、斯卡隆（*Romane von Scarron*）、菲尔坦尔（*Furetiere*）、雷列尔（*Chales Sorel*）人等的小说所表现出来的法兰西的市民中，政治的热情只占了很小的位置，也可以把这些小说的人物与巴尔扎克、司汤达、阿纳特儿·法朗士、阿贝尔·海尔曼（*Abel Hermant*）、保尔·鲍尔热（*Paul Bourget*）等人的小说所描述的同样的市民相比较（当然不是指旧教同盟、或者普鲁东的动乱那样的危机时代，在那种时代中，政治热情一旦俘虏住个人，马上使他们完全投降）。事实正是像今天那样这些市民的政治热情侵蚀了其他的大部分热情，使得其他的热情都变了质。也如同众所周知那样，政治热情渗透进了现代家族与家族的争斗、商业买卖上的竞争、出人头地的野心、功名利益的争夺等等领域中去了。现代精神

的信徒们提倡的首先是政治。他无论在什么地方只想到政治，经常挂念的是政治，而且也只看到政治。政治的热情其他的形式也很多，而且是恒久的，一边与其自身强有力的热情联系在一起，一边又获得何等程度的力量呢？这只要我们睁眼观察一下就能知道。——如果要谈到民众的问题的话，现代社会中，他们的政治热情与其他热情的关系得到什么程度强化，那么，他们的全部热情就能够持续多久。如果按照司汤达的话来说，一、不被杀戮；二、只有穿上温暖而又高级的衣服的愿望，三、还有就是使贫困能稍微得到改善。如果还考虑到社会上的事情的话，那么他们对社会变动的那种茫然的欲望也因会有某种程度的相关而转化成了热情呢！总之，只要考虑到显示了上述的几个本质的特征以及对固定的观念和行动的欲望的话，也就可以知道它的力量了。我认为，今天综观所有的阶级，可以说在为政治热情所支配的人们中，政治热情已经获得了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与其他的热情相比，处于优先的地位。

我想，读者们肯定已经明白了前述的运动，也就是政治的热情成了普遍的、有凝聚力的、等质的、恒久的、优先的——根本的要因。谁也不会认为这大部分是政治媒体的廉价成果吧！所谓传媒是人类的最新发明，或者说至少是成了一种以前未有过的强有力的东西，所以，也成了人们每天早上醒来马上显示出表情来的晴雨表。但是，如果如此考虑这种培养人类热情的手段的话，那么，我想，人类的战争还不是刚刚开始吧！不会那么茫然地一遭受到挫折而就会马上中止。

我们把称之为政治热情的发展的现象放在表面的、多少有点是外在的形态下显示出来。其实，它的深处作为内在的力量也已显著地增长起来了。

首先，这种热情在人们的自我意识中有了明显的长进。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今天（媒体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被政治的憎恨

所操纵的精神，意识到了自己的热情，以此为命题用五十年前没有的那种明确的意识来描绘内心。因此，已经没有必要来叙述这种热情是如何来激发人们的了。关于这一点，我想指出有两种热情（运动），那是因为这两种热情不是产生于现代，它们已经意识到自身、客体化了，并且是具有矜持特征那样的东西。

一种是我把它叫做某种犹太民族主义。迄今为止犹太人在许多国家被指责为劣等的民族、或者被看作特殊的不能够同化的民族。但是，犹太民族的对此的回答是：他们否定这种所谓的特殊性，努力消除这种痕迹、拒绝承认目前的民族现状。对于这种态度，几年前他们中的有些人开始热情地公开谈论这种特殊性，明确地表示相信那种特征正是民族的特征，并以此为自傲，还批判任何要与他们的敌人同化的愿望〔参照以色列·赞维尔（Israel Zangwill）、安德烈·斯皮尔（Andre Spire）的著述以及《犹太评论》（Revue Juive）。犹太人的运动提出的理由表现出比许多其他民族更加强烈的情感，这情感是否是崇高的并不是问题。我要指出的问题是：对于关心着世界和平的人们来说，在现代，人类为什么至少要能够维护被对立的自尊心，至少还要能够意识到自己、能够容纳自傲的自尊心。

我在思考的另外一个运动是资产阶级，即对抗威胁自己的阶级——资产阶级的热情的意义。“阶级的憎恨”即意识到自己、作为自豪的憎恨可以说是对与资产阶级世界对立的工人的特别的仇恨。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上，这种憎恨未曾有今天这样相互仇恨的程度并且清楚地表现出来过。以前，资产阶级还以把自己的阶级作为特殊的東西为耻辱呢！那时他们对此只是含糊其事，即使在自己的内心也没有想承认过。而且，还企图把利己主义作为大众都关注的利益，让人看作是他们的利益的一种间接的形态，何况，他们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对阶级斗争的教义，他们的回答是提出一种异议：果真有阶级吗？即使感觉到激烈的对抗也作出不予承认的姿态。但是，今天如果想起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法兰西“国民的赞歌”

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东西，那么，我们就会明白以下的现状：资产阶级完全意识到了那种特有的利己主义、而且已经把它当作那种有用的东西来宣传、崇拜、作为与自己阶级有关的东西表示尊敬了。我们还能进一步明白他们夸耀、崇拜使得能够对抗针对着他们有破坏性的那种利己主义的热情。我们也能够看到，在现代，所谓资产阶级的热情的神话才作为与其他阶级的对抗物诞生的。现代在人类的道德的统计表中带来了完全把握自己的另一种热情的登场。

向一个世纪前开始的政治热情的深处挖掘，可以发现人们对国家热情的高涨特别显著。

首先，这种热情今天已为大众所体验。从这一事实出发成为更为纯粹的感情。国家感情，当国王或大臣以外的人们几乎没有自我感觉的时候，就是对利益（扩张领土的野心啊、牟取商业利益啊、结成于己有利的同盟啊等等）特别执著地追求。但是，今天，这种国家感情成为民众的东西（至少是持续的），可以说其中大部分是自尊心在起作用。这大概是谁都承认的事情。然而，现代公民的国家热情，与其说其是拥护国家利益，倒不如说是由他们对国家抱有的自豪与归属意识以及对涉及国家的毁誉褒贬的反应的意志所组成的。政治上的所谓国家利益，公民们难以辨别，要理解这些，需要具有他们并不掌握的信息，可是，他们并不想掌握这种信息（他们对外交问题不关心是众所周知的）。诚然，他们也希望国家获得更多领土、日益繁荣、有强有力的同盟国。但是，他们的这些愿望与国家带来的物质利益（这些利益于个人有何干？）相比，倒是为了国家得到的荣誉。国家感情通过大众化才形成了公民的自豪意识和国民的自尊心^①。为此，我们知道，这比什么都变成了更加纯粹的热情、更加完美的非理性，也变得更加强有力了。在这中间，如果顾名思义考虑到民主主义发明了爱国心的一种形态——盲目的爱国主义的话，那么，已经很充分了。于是，我们能够接受与通常的说

法相反的观点，即自尊心与利益相比是一种更强烈的热情的观点。在这基础上，我们如果这么认为，也是能够说得通的：一般的情况下，人们因为自尊心受到伤害往往要进行你死我活地斗争，利益受到侵犯并不一定作出这种极端行为来。

大众化了的国家，国民感情带来的自尊心变得过敏使得战争的可能性也变得比往昔要大得多，人民只要稍微感到受到了侮辱马上会激动得跳起来。因为这种新的“主人翁”的倾向，与以前在国王或大臣们掌权的时候相比，和平就要冒以前那时候看不到的许多风险，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国王或者大臣更加纯粹的务实，有很强的自制能力，即使自己不是处于最强的地位，那么，他们都是十分能够忍耐所受到侮辱的人^⑫。事实上近百年来，只因为国民的名誉受到了侵犯这一理由爆发的战争的次数，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不计其数了^⑬。应该指出，这种国民的自尊心被自己国家或邻国的领袖所利用，为他们提供了发动他们认为是必要的战争的极其方便的手段。他们并不是不了解这一点，俾斯麦的例子能够充分说明这一点。他为了发动对奥地利、对法国的战争，就是使用了这一手段。从这样的观点来看的话，可以说法国的保王党们所说的“民主主义就是战争”是极其正当的。但是，所谓民主主义就是指具有国家自尊心的民众的出现，所有的制度的演变非但不抑制这种现象，而且还承认这种民族的国家自尊心^⑭。

国家的热情还带来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国民们不仅是意识到军事力量、所有领土、富裕的经济等物质的存在，而且还意识到作为道德的存在的自我。他们具有在历史上见不到的那种意识（文学家们都进行了强烈的煽动）今天各个国家的国民都牢牢地把握着自我，在自己的言语、艺术、文学、哲学、文明以及“文化”中，排斥其他国民的东西，确立自我。爱国心在今天，相对于其他精神状态来说，是一种精神形态的自我主张^⑮。这样的热情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何种程度的内在的力量？或者由此爆发的战争比以前同

时争夺某一块土地的国王们之间从事的战争是否更加猛烈？这些，我想大家都知道的。萨克森（Sachse）古老的吟唱诗人的预言完全了现实。他说：“所谓祖国现今尚未建立，不久要和人一样，国家也要感觉到相互之间的憎恨了。而且，这种憎恨要激发起比迄今为止见到过的任何一次战争更加可怕的战争。”^{①⑥}

历史上这种爱国心的形态是什么样的新东西？要真实地回答这个问题却是一言难尽。民众的爱国心在国民的基本特性的名义之下，如果这是意味着排除其他民族来确立自我的话，那么，德意志国民爱国心的可怕程度，恐怕真可以成为全人类的样板了^{①⑦}（大革命时期和帝政时期的法国完全没有考虑到用自己的语言或文学的名义来对抗他民族）。这样的爱国心的形态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往昔，自己国家的文化中也接受其他国家的文化乃至交战的敌国的文化，不仅如此，自己的国民们还敬仰他国的文化，这种事例也举不胜举。罗马认为应该在政治上打倒希腊，但又是如何地崇拜希腊的精神啊！罗马成了胜利者，对阿达乌尔夫斯（Athaulfs）和特奥德利克斯（Theoderichs）的罗马文化的信仰又如何呢？再说近代吧！路易十四虽然并吞了阿尔萨斯，但是从来没有考虑过在那里禁止使用德语吧^{①⑧}！也有对战争中的交战国家的文化表示认同，或者向对手推荐自己国家文化的事例。例如，阿尔贝公爵竭力保护向军团进攻的荷兰的城市学者。18世纪欧洲有一边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吸收着法国的思想、潮流、文学等文化，一边和法国对立，与弗里德利希二世携起手来的德意志的诸小国^{①⑨}。在与英国的战争最激烈的紧要关头，作为法国政府国民公会却为了鼓励英国实施法国的梅特尔法系，向这个国家派遣了一个顾问代表团^{②①}。包括文化战争在内的政治战争，其正是现代社会发明的产物，在人类的道德史上占据了破格的位置。

还有一个东西也强化了国家的精神，这就是民族决意认识自己的过去的意志，更加正确地说来，有意识地把这种野心追溯到自己

的先祖，是一种使内心会发生震动的、对“民族先祖以来”所渴望的“历史的”权利的追求的意志。这种浪漫主义的爱国心，也是一种具有受到民众精神影响的特征的爱国心（这里所谓的民众，具有为想象力所支配的所有精神的人们，其中首先是社会贤达和文学家）。我想，尤格·德·里昂（Wenn Hugues de Lionne）为了祖国，渴望占领佛兰德（Flanderns）的时候，西耶斯（Sieyès）企图得到荷兰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要使自己心灵深处的葛尔人（Gallier）的灵魂复苏，同样，俾斯麦在渴望获得丹麦的时候也没有考虑过复活条顿骑士团的意志（他没有重复那说过的话）^②。只要看看这感情在德意志人中间，由于坚持了想使神圣罗马帝国精神延续下去的观点，变得怎么样了呢？还有，在意大利人中，他们把这种意志作为罗马帝国的意志的再生观点提出之后，会变得如何了呢？人们就会明白随着这种欲望被庄严化，国家的热情中就会被容忍何种程度的暴力^③。国家的统治者为了实现实际的目的，会从民众的感伤发掘出了相当有力的手段，并且有效地利用它，这也是当然的事情。只要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就能够说明，即意大利政府可以在某天早晨突然想起要利用国民们把菲乌墨（Fiume）要求作为“祖先传下来”的领土要求——这是原本应该感到惊奇的倾向。

总而言之，国家的热情，是受到了庶民们的精神影响，所以，可以说其开始带有起宗教崇拜的性质来了。这种东西在原来掌权者的实际精神中几乎是没有的。因此，也不用说，这种性质无论如何终会使得那种热情变得更加深沉而强有力。即使在这里，即使是最唠唠叨叨地拥护这种精神的贵族性的人们也是如此。因此，查尔斯·莫拉斯就要像维克多尔·雨果那样叙说“女神法兰西”。这里要补充的，对国家的这种精神崇拜不仅是根据崇拜者的性质能够说明，根据崇拜的对象突然发生变化也能够加以说明。加上军事力量和国家组织与从前相比，远远更具有威慑力，近代国家直到兵员补充断绝为止，要把战争无休无止地继续下去，即使经济拮据也会把战争

长年累月地进行下去，这么看来，即使人们的心中稍微有点宗教精神的话，是会变得相信所谓国家的自然存在是其应有的另一种特征。

我还要指出，在这半个世纪中，国家感情中产生了巨大力量。即原来和这种感情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到了现代，和这种感情完全合成一体了。我这里想叙述的是几股具有极强有力的政治热情（的运动），那就是：一、反犹太主义运动；二、有产阶级的反无产阶级的运动；三、权威主义者的反民主主义运动。今天，这些热情各自都统一成了国家的感情，他们的反对者也各自把否定国家感情作为前提加以阐述，这也是人们众所周知性的事实。还要说明的，几乎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为三个热情中的一个所俘获的话，那么，肯定会与其他的两个一起共存，所以，一般来说，国家的热情是由于这三种热情三位一体地膨胀起来的。在这基础上，这种膨胀再度相互促进，反犹太主义、资本主义、权威主义在今天进一步和国家主义结合起来，可以说由此又显示出了一种崭新的力量^②。

还必须言及这种国家的热情从近代的发展分离之前的另一种特征。无论什么国家，现代社会，能感受到自己直接利益从属于强有力的国家的人数之多，难以与过去相比。在所有的大国中，今天，不仅是大企业家和财阀的世界，就连小商人、小资本家，还有医生、律师、艺术家乃至工人的大多数为了自己家庭的兴旺，感觉到从属于原来应该感到可怕的某一强有力的集团是件重要的事情。看到这种变化的人们，都承认在三十余年前法兰西的零售商人、小资本家们绝不抱有这种感情，至少没有像今天那样明显地反映出来。所谓自由职业的阶层，这种现象更是新产生的了。一般来说艺术家都是批评政府的，但是，要求政府“不要为了为国争光，强制地把他们的艺术作品推销到国外”，这倒确实是第一次听到。对于工人阶级来说，从他们的感情来看，认为从属于国家对自己有利的感情，也只是极其最近的事情吧！欧洲出现了“国家社会主义者”的

政党，只有法国没有这种政党，但是，说起来它也是现代政治的沉淀物。对于实业家来说，最新能够见到的是他们不是有点感觉到了为了自己的利益国家应该是强有力的吗？这一感情在今天对政府的行动变成了明显的压力^②。即使把这利益作为基础的爱国主义得到发展，这种爱国主义形态必然比前述的以自尊心为基础的形态的广度要远远狭窄^③。但是，这种爱国主义也能给国家的热情带来新的力量。

最终，我要指出的是，不管是民族的、阶级的、党派的，还是国家的，今天的所有政治热情显示了很大的进展。如果观察过去的这种热情，我们知道，那是停留在纯粹的热情高涨，犹如一种本能的自然爆发，至少这中间的大部分热情还没有发展到形成思想体系。15世纪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造反时，还没有所谓所有制啊、资本的性质啊等等的教义，而且，即使犹太人居住区里发生残杀行为，可以说这种行为也不具有任何哲学意义上的考察价值。卡尔斯（Karls）军团攻击梅齐尔（Mezieres）的抵抗者时，不能说是因为日耳曼民族的预定说（指世界的秩序根据神的意志事先安排的决定的学说，莱布尼兹就持这种理论——译者注）和拉丁民族地域道德水准低的理论使之行为激化的。可是，今天无论何种政治热情都具备了强有力地构筑起一个大理论的框架。其唯一的作用，就是从所有的观点显示出其行动中所含的最高价值。通过这种理论，各种热情当然是为了增强自身的力量，为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现代在何种程度上完成了这种理论体系呢？各种热情是怎样充满信心，是怎样的顽强，如何在所有的方向构筑起使自己满足的固有的理论呢？这样的理论为了配合这种满足感又是如何精密地组合起来的呢？又是拥有何种探索精神，通过怎样的努力、怎样的深入，这理论才在各个方向得到发展的呢？要证实这些问题的话，如果援引所谓泛日耳曼主义的德意志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系和法国的君主制度的体系，就足以能够说明了。我们这一世纪，正是一个政治憎恨和知性的组

织化的世纪。这也成了人类伦理史上最大的一个课题。

对于各种热情来说，这样的体系从其存在以来，各自是世界中善的原动力，而且把它们的敌人作为恶的化身已经成为一种公式。但是，今天，各种热情要把这不仅在政治层面上，而且在道德的、知性的以及美的层面上也在体系中制度化起来。总之，反犹太主义、泛日耳曼主义、法兰西君主制度、社会主义等不是单纯的政治宣言，这些宣言中都能够看到道德性、知性、感受性、文学、哲学及艺术概念等特有的形态。如果进一步在现代政治热情的理论过程中导入两个新东西的话，那么，就能够使这种热情显著活泼起来。一个是主张把这种运动的“进化方向”和“历史的深远发展”结合起来。大家都知道，马克思也好，莫拉斯也好，还有 H. S. 张伯伦（Chamberlain），现在所有的热情都发现了“历史的法则”。那样的话，他们的运动只根据历史的精神，就必然能够取得胜利。可是，他们的敌人，违反这种精神只能够取得伪装的胜利吧！本来，这正是想把“命运”作为自己的东西那种古典、古代的意志，只不过是披上了一件科学形态的外衣。热情，从这里还导致了另一个新东西，即人们主张今天所有的政治意识形态都把基础放在科学上面，成了“严密的观察事实”的结果。这种观点在政治热情的历史中，把相当新的某种信仰、僵化、非人类性都给了这种热情，大家知道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法国的君主制度^④。

概括起来，政治的热情在今天显示了迄今为止没有的普遍性、凝聚力、同质性、具体性和持续性，当然，还有相对于其他热情的优先性。那也就是意识到了从来看不到的自己。这种热情完全不强调以前的自己，但是，觉醒了的意识掺入了旧时的热情之中。别的东西成了比先前更加纯粹的热情，在先前从来没有触及的道德领域捕获了人心，所以，带有一种几个世纪以来未曾见过的神秘的性格。结果，这种热情具备了所有的意识形态的体系，由此在科学的名义下，自己喊出了这种行动的最高价值和历史的必然性口号。不

论在表面上，还是在其内部，也不论在空间的宽度，还是其内在的力量，政治的热情，在今天达到了历史上未曾有过的高度。现代正是一个政治的时代。

第二章 这种运动的意义、政治的热情的性质

这种运动的意义是什么？单纯而又深沉的人类的何种人性取得了进步和胜利？问题是政治热情的性质是什么？它是否作为更一般的、本质的某种灵魂的情感表现出来的？还有，如果用学校教育的用语来表达的话，那么就要问：它的心理基础是什么？

我想把这种热情归结为两个基本的意志。一个是人类集团的某种地上的财产，即伴随着领土、物质的幸福、世俗的利益，企图获得（或保持）政治权力的意志。另一个是可以说某种人类集团力图具有意识到自己是相对于他人的特殊的人、能够被辨别的人的意志。这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以下两种意志：一种是追求充实的利益，另一种是追求自尊心的满足。这两种意志在人的头脑里，根据热情呈现不同的涉及政治的比例。民族的热情只要不和国家的热情混同起来，某种人类集团会产生出要求把自己看作特殊的那种特别意志。宗教的热情的场合，如果考虑到其纯粹状态的话，可以说是同样的。相反，阶级的热情至少从无产阶级的角度来看，恐怕是由获得现世的利益为唯一的意志组成的。想把自己和他人加以区别的意志，这乔治·圣德（George Sand）和1848年（革命）的使徒们首先创导的，可是今天的工人们似乎已经忘了他们当年的演说。如果说国家的热情，是和两个要素联系在一起的。爱国者们既希望保有现世的利益，又想把自己和他人区别开来。当这种热情真合成为一个的时候，其对别的政治热情，特别对社会主义显示了明显的力量

上的优势，是秘密特别的关键。把利益作为原动力的热情中缺乏能将利益和自尊心一起动员起来的那种其他的热情与战斗力。（这也是资产阶级把其所显示的阶级热情放在前面的那种社会主义的弱点，资产阶级也是想保有现世的利益的同时又把自己和他人区别开来）。这里还要指出，这两个意志，一个是把利益作为基础的意志，另一个是把自尊心作为基础的意志，热情的力量可以说具有极其不平等的系数。就我们所见，正如前述的那样，两个意志中强有力的那个并不是那个以利益为首要意愿的意志^②。

下面我们若考虑一下这种政治热情的意志基本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那么，作为现实的存在要确立自己的人类的两个本质构成要素就显示出来了。希望现实存在，这就是：一、要求拥有某种现世利益；二、意识到自己是与他人不同的特别的人。无视这两个欲望的全部的存在，把追求精神的善确立为自我的全部存在，其结果是自我被摒弃于一切实在之外。我认为，政治的热情，特别是和上述两个意志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热情，本质上是现实主义的热情。

对此许多人发出了抗议。他们这么说：“确实，构成政治热情的意志是现实主义的意志，但是，个人把这种意志转移到自己从属的整体之中去了。工人们想保卫自己的物质利益是在阶级的整体中进行的，而不是在狭隘的个人范围中进行的。爱国者们想保有领土，是作为国民，而不是从作为单一的个人出发的。他们想与他人相区别，也是作为国民出发的。难道你把从个人向集团转移所构成的热情也叫做现实主义的热情？”对于这种责问，我的回答是：个人在自己扎根的整体之中，即使转移这种意志，也并不会因此改变其性质。而且，有必要毫无目标地只是随意扩大意志的广度吗？作为国民就是要作为现世的事物的所有者，作为国民与他人相区别，也就是经常要作为现时的事物的所有者，经常要想与他人相区别。这说起来，假如是法国人的话，就是像要与作为普罗旺斯、勃莱塔尼、圭亚那、阿尔及利亚、印度支那等的所有者相区别，是想作为

达尔克(Jeanne d'Arc)、路易十四、拿破仑、拉辛、伏尔泰、维克
尔·雨果和巴斯德(Pasteur)来把自己与他人相区别。这样的话，
作为事物的这样一种意识：这意志不是渺茫的、仅一时一刻存在
的，与“永远”的存在相关联。国家的利己主义因为是国家的，所
以利己主义不仅继续存在着^②，而且成了一种“神圣”的利己主义。
因此，为了补充我们的定义，要这么说，政治的热情是特殊性质
的现实主义，它和力量没有任何关系，总之，这种热情是被神圣化
了的现实主义^③。

从而，根据更加本质而且深远的种类来表达现在所述的政治热
情的发展，可以这么说：今天人类具有前所未有的知识与意识，在
与存在的超越的、形而上学的形态相反的、现实的、实际的形态
中，显示确立自我的意志。——进一步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政
治热情在何种程度上依存这种现实主义，而且也在这种程度上是必
须要依存这种现实主义呢？在这里，有着那么强势的社会主义，社
会主义一般不在乎普遍的人性、不在乎正义之类以及什么别的所带
来“形而上学的亡灵”^④，为了自己阶级公开宣言要努力获得地上的
财富。在那里，有着国家精神，它无论在哪里都自傲地表白自己
完全是现实主义的。曾经把自己相信能带来幸福的教义传达给其他
国民们而进行斗争，就是那些法兰西公民，但是，（虽然这里说国
民的事情，可是因为政府方面却没有一点点这种天真的想法）今天
因为“为了主义的斗争”被人们怀疑而感到脸红的也同样是这些国
民^⑤。这里的指出不是具有启发性的吗？往昔，唯一多少某种程度
煽动着无偿的热情的战争是宗教战争，这也是人类被解放的唯一的
战争^⑥。就如十字军一样，至少对下层大众来说，是大型的理想主
义运动，在现代人中间，只是犹如看着孩子们正在玩耍而发出微笑
那样的东西。还有，正如前述，国家的热情是政治热情中最完整的
现实主义，可是，这在现代，何种程度上吸取了其他的热情了呢？
我们考虑起来，这具有深长的意义^⑦。还有，这种热情达到了只要